

武痴怪功夫



独孤红武侠专辑

上

武痴怪功夫



独孤红系列⑧ / 文化艺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武痴怪功夫/独孤红著. - 北京:文化艺术出版社, 1997. 11

(独孤红武侠专辑)

ISBN 7-5039-1439-4/I·613

责任编辑:郑向前

封面设计:刘文兴

独孤红武侠作品集

武痴怪功夫 (独孤红) 著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(北京前海西街17号)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1/32开本 24印张

1997年11月第1版 1997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-10,000册

ISBN 7-5039-1439-4/I·613

定价:29.80元

前 言

台湾新派武侠小说作家，本名李炳坤，1939 年生于河南开封，1963 年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，曾任中学教师、广播记者等职。

在学生时代，独孤红酷爱古典文学，在好友卧龙生的启发下，尝试撰定武侠小说，以一部《满江红》一夕成名，轰动港台之后，相继出版《武林正气歌》、《玉翎雕》、《武林春秋》。

独孤红作品，到一九九七年三月，共六十四部，最新的九部，前五十五部以武打历史为主，后九部以喜闹爱情为题材，把独孤红新派武侠小说推向最新的高潮！

1997 年 6 月于北京

内容简介

当年，九江林府发生血案，五省一湖龙头大哥“金刀不败”林宗汉被害，林府血流成河，妇孺皆没。

十年后，皇上御批大辟之刑，九江府衙门对林府血案的三百余名“凶手”一律拦腰而斩，与此同时，执行斩刑的九江府刽子手“一九屠夫”秦万年也惨遭杀害。

又十年后，秦万年之义子秦勇仁入道江湖，结识富婆林大姐，林大姐以金钱、美女甚至暗杀手段，迫使秦勇仁成为她手下之头号杀手。

秦勇仁终日泡在醇酒、美女之中，但他并不幸福，他不断受命杀人，最后，终于帮助林大姐毁灭了鄱阳帮。

不料谜底揭晓，林大姐正是当年林府的唯一苦主，也是指使他人杀害秦勇仁之义父的凶手，秦勇仁悲愤欲绝，毅然离开了林大姐……

本书故事曲折，情节香艳，欲知详情如何，请看《武痴怪功夫》。

目 录

- 第一章 血洗林门 (1)
- 第二章 江湖险恶 (47)
- 第三章 杀手生涯 (94)
- 第四章 居心叵测 (143)
- 第五章 风流小侠 (181)

目 录

第六章	徐娘半老	(230)
第七章	牛鬼蛇神	(273)
第八章	血雨腥风	(323)
第九章	侠骨柔肠	(370)
第十章	缩头乌龟	(426)

目 录

- 第十一章 尔虞吾诈 (469)
- 第十二章 将计就计 (518)
- 第十三章 死里逃生 (565)
- 第十四章 斩草除根 (606)
- 第十五章 火烧敌巢 (640)

第十一章 尔虞吾诈

谭大夫似乎变了，他变得很慈祥，这位看上去不过半百的胖子实际上已是六十高龄的老者了。

他拉着秦勇仁的手，叹口气，道：“孩子，这一阵子以来，可也真的难为你了。”

这不是他平日的口气，他只是个大夫，怎么会说出这几句话来？虽然只是几句关怀的话，但对于秦勇仁而言已经令他十分感动了。

他忽然把手掌摊开，他大叫：“谭大夫，你看看，你仔细看看，他们多残忍，他们竟然对一个温柔可爱的姑娘下狠心剁了她的手指！”

他的手掌托着那截断指在打哆嗦。

谭大夫却淡淡的道：“孩子，花儿是很温柔，但她只是在我们心目中温柔可爱，在敌人的眼中，她与我们一样的该杀。”

秦勇仁大吼：“他们可以来杀我呀！”

谭大夫道：“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杀你。”

他顿了一下，又道：“而且也包括我们每一个人。”

秦勇仁吃惊的道：“我们？大夫，你……”

一笑，谭大夫：“是的，我们，孩子，我现在可以告诉你，当年我与林紫霞她爹是金兰之交，我们的交情只有

林府老夫妇二人知道，那时候我独居荒山石窟，专心研究医道之术，提起来那已是四十年前的事了。”

他站起来，仰望着夜幕已垂的山那面，又道：“林宗汉的武功是一流的，他为人的热诚也是一流的，他太信任屈崇义了，他把水面上的买卖都交在屈崇义手上，叫他独当一面，他哪里会知道屈崇义的野心？”

这些事情，秦勇仁已经知道，但他不知道谭大夫竟也是林宗汉的结拜兄弟。

秦勇仁现在已对这些事情不感兴趣，他只担心着花儿。

他仍然抓住花儿的手指，他的眼中充满了血丝。

他重重的道：“大夫，我要救回花儿。”

谭大夫道：“你要知道，我正是为这件事才匆匆赶来的。”

他拉着秦勇仁又道：“你自小生长在大山中，应该明白如何猎取虎豹，最好的方法就是诱捕。”

秦勇仁道：“他们把我当虎豹？”

“是的，你就是他们心目中的虎豹，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捕杀你，孩子，猎人把一块香喷喷的肉挂在一个陷井上，当虎豹一旦跃入猎人的陷井，你想想，还有活命的机会吗？”

秦勇仁道：“谭大夫，这个我也知道，可是我却不能不救花儿。”

谭大夫道：“你为什么一定要花儿伤心？”

秦勇仁一怔道：“怎么说？”

谭大夫道：“孩子，你如今身处江湖，不能单为男女之间的事活着，你要为义而活，为义而死，就好象花儿她们一们，死而无憾。”

秦勇仁道：“我不懂这些，我只知道花儿不应该死。”

谭大夫道：“我们每个人都不该死在别人的手上，可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孩子，花儿甘心赴死，你又为何不为她想想？”

“我要救她，就是为她而想。”

“她若看见你为他而死，好比自己挨刀还痛苦百倍千倍。”

秦勇仁整个人都呆啦！

他可没想这么多，他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，那便是他可以为了花儿而死。

他怎么会想到花儿不会希望他为自己而死呢？

谭大夫道：“孩子，花儿虽然牺牲了，但她心中一定会想着一件令她十分高兴的事情，你可知道是什么事情？”

秦勇仁道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谭大夫道：“花儿会想到你，她想着你出刀杀敌人的样子，她便会很高兴，她想着你活着正是为她报仇雪恨，她便死也瞑目了，孩子，花儿她爹跟随林老爷子四十年了，她爹只有她这么一个女儿，但她爹在临死的时候告诉她，把生死献出来，为振兴林府而不惜牺牲。”

秦勇仁震惊了。

他怎么也想不到花儿还有一段为外人不知道的心事。

花儿太好了，她可以不违父命而牺牲，莫非她也想叫

自己成为一个能为林府的事业作出贡献的人？

花儿一心要自己的当英雄，她不希望自己为女人而死，她的精神实在令人感动。

秦勇仁落泪了，他看看手掌上的花儿断指着想，花儿那么一个脆弱的姑娘，竟然也视死如归，这实在太令他无地自容，够“逊”的了。谭大夫起身指指秦勇仁，他叹息的道：“孩子，我们都在为林府而抛头颅洒热血，儿女情长搁一边，等到林府的基业振兴了，到那时，你想什么便有什么。”

秦勇仁不知道江湖争霸之事，只因为他太年轻单纯，他觉得良心上实在太对不起花儿，甚至鸟儿、蝶儿与喜儿。

谭大夫道：“秦勇仁，你应该换个地方住，这儿不但危险，也不方便。”

不料秦勇仁摇头道：“大夫，你是来带我走的吧，我不打算换地方。”

谭大夫道：“我不勉强你，我只有一件事情，希望你答应。”

秦勇仁道：“是什么事情，你说。”

谭大夫道：“千万别上船，孩子，那是敌人的天下。”

秦勇仁道：“大夫，如果他们不上岸呢？”

谭大夫冷笑道：“湖中没食量，他们沿岸有分舵，我们有计划。”

秦勇仁点点头道：“大夫，我不上船，你放心，我只在此地暂住，无论他们施展任何手段，我接啦！”

谭大夫道：“孩子，你是玩刀奇才，我佩服，林紫霞也佩服，她也很器重你，你已是我们大家的秦勇仁了。”

秦勇仁感动的道：“我希望自己不会令你们失望。”

谭大夫凝视着秦勇仁半晌，他重重的点点头，道：“好，只不过你可得特别当心，敌人是阴险毒辣的，你一定得多加小心才是。”

“大夫，我会的。”

于是，谭大夫匆匆的走了。

他从茅屋后面上山坡，往山中走去了。

秦勇仁虽然奇怪，但他并不多问什么，因为他心中明白，谭大夫一定是绕道过湖回去了。

秦勇仁吃了东西，无聊的坐在椅子上，他低头看着手上的断指，心中一阵阵的酸痛不已。

那是花儿的断指，如今血已拭净，只有断指处尚带着一点点血红的肉色，余下的地方便是苍白泛青。

他贴着自己的面，喃喃的叫着花儿，心中那股悲伤，实在惹人同情。

这一夜，秦勇仁就是坐在椅子上忽睡忽醒，心情沉重，因为他太挂念花儿。

他更想着谭大夫的话——他已是大家的秦勇仁了。

也许谭大夫的这句话更令秦勇仁感动。

谭大夫正是为了对秦勇仁说这句话才赶来的。

是的，他不能被敌人往绝路上引走，绝不能轻易的进入敌人的圈套。

他打定注意了。天又亮了。

这一夜秦勇仁也不知怎么过去的，因为他大部时间都是在看着那根断指，就好象是抚摸着花儿一样。

但在秦勇仁吃完东西，将要走出茅屋的时候，忽然自远处传来“咚”的一声响，抬头看去，只见又是一个青衣劲装汉子奔来。

等到那人奔到门外，秦勇仁这才看清他又是昨日那个挨刀的汉子。

那汉子开口先叫声“大少爷”，光景是怕再挨刀。

他重重的抱拳道：“大少爷，两国交战不杀来使呀。”

“你就是要对我说出这句话才又回来了？”

“我又送消息来了呀！”

“说。”

“说了你可别杀我。”

“那要看你说的是什么话。”

那汉子道：“大少爷，你开恩，我家还养着八十岁的老母亲，鄱阳帮我是一个跑腿的，一个月只混到一斗米半两银，只够我一家的温饱呀！”

秦勇仁心中想，比我在山上放牛羊好多了，那些年我未见过什么银子，搭个窝，在山上放牛羊，喝的是真正的“自来水”，泉水就是从地缝冒出来的。

有一回，几头羊同他挤在一起喝泉水，挺稀奇的。秦勇仁冷冷的笑道：“你找错诉苦的对象了。”

他发觉这个汉子的脖子上裹着厚厚一层白布，显然他已把伤处包扎了。

青衣劲装汉子道：“大少爷，你就菩萨一样吧，你若

杀了我，我也只有认了。”

他深深的叹了一口气，又道：“想不到干送信的也会挨刀。”

秦勇仁道：“那是因为你是鄱阳帮的信差，你不停的在送信。”

那人一跺脚道：“也认了。”

他缓缓的自背后取下一个包袱，却使得秦勇仁眼睛睁得一个有二个大。

那一定是什么令他发疯的东西。

敌人是不会送给他银子珠宝的，那一定又是叫他发火三千丈的东西。

汉子不开口，他解着包袱直叹气。

终于，包袱解开了。

秦勇仁的面色也变了，应该是说变绿了。

只见打开的包袱里面是一支断掌，那血肉模糊的断掌上还少了一根指头，敢情昨日送来的那断指就是这断掌上面的指头！

秦勇仁双手十指咯咯响，他气得说不出话来。

那汉子却沉沉的道：“我们帮主说，他在船上候教，你不去赴约，便是有违江湖规矩，这回送来这个断掌，下一回可是断臂一段，你少爷如果坚持不去，那就慢慢的砍那位哭也不哭一声的姑娘，直到她死为止。”

秦勇仁仍然不开口。

那汉子又道：“本来是砍指头的，我们帮主见那位姑娘不叫痛不落泪，他就火气上来了，于是……”

他用手比划了一下用刀砍东西的样子。

秦勇仁便在这时候出手了。

他狂吼一声：“杀！”

那汉子侧身躲，因为上次他吃了亏，所以这次他学乖了。

“切！”“啊！”

那汉子的惨叫声好象是从他那断了头的脖子里冒出来的一样，只不是他身子倒在了地上，而他的人头却已被秦勇仁提在手上。

秦勇仁此刻真发狂了，提出人头往前冲。

他当然是往湖边冲去的，他一路不时的大声吼：“你们杀我的花儿，我就杀你们的头，杀！杀！”

好在山中不见人，否则不被他吓死，也吓昏啦！

秦勇仁奔行着，他便也想起自己不但是个不祥的人，而且也是个十分倒霉的人。

他在大山中放牛羊，也会记得山中传言什么叫真正的倒霉人。

那几句倒霉话他记得——

“山中看到蛇交配，房中撞上男女睡。”

“走路鸟粪落头顶，出门踩在牛屎上。”

他觉得自己比那几句话还要倒霉，因为自己不是挨刀割，便是把自己身边的姑娘送上断头台，好日子没得过，每天还要与敌人玩捉迷藏。

只不过秦勇仁现在不藏了。

他提着人头往湖边跑，一路跑一路吼，他要与鄱阳帮

正面干上了。

他忘了谭大夫之言吗？

才不呢！他另有打算。

他的打算便是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。

秦勇仁会记得为林大姐出的那主意，他叫林大姐打游击，只要发现鄱阳帮的人上了岸，盯住，找机会下重手，这样便会逼屈崇义从大船走到陆地来。

他现在就是这种想法。

林大姐虽有两次行动，而且也劫了不少银子，但秦勇仁觉得不够之极，尤其是如今看到花儿断掌以后，更以为林大姐不够之极。

秦勇仁好象真的发疯了。

一个发疯的人是不顾一切的。

他就是不顾一切的提着人头往湖边跑，现在他到了湖边，湖边上还停着一条船，那是一条快船。

秦勇仁跑着大声叫：“你们都该死呀！杀！”

当他跑向岸边的时候，湖边的上四个青衣劲装汉子还直发笑。

有个站在船头的汉子几乎笑歪了嘴，道：“来了，是那个小王八蛋受不了刺激跑来了，快准备摇船到湖心。”

这汉子还抓住舵边的绳子往自己的肩头上套。

只不过他忽然吃一惊，又道：“怎么不见‘鸡毛信使’那小子回来？”

原来那个专门送信的的人叫“鸡毛信使”。

船上另一个人指着狂奔而来的秦勇仁，惊得大叫：